

论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及民族交融*

陈鹏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口迁徙频繁,而前燕控制的辽西地区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吸引了大批中原流民自发迁往。此外,前燕不断向外扩张,大肆掠夺周边政权人口,最终,人口以不同的迁徙方式大量汇集于辽西,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交融。

[关键词]十六国;前燕;辽西;移民;民族交融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8)04-0132-03

辽西指今辽宁省西部,其包括盘锦、阜新、锦州、葫芦岛、朝阳市所管辖的地区。前燕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关于这一时期的移民研究,学界多将目光放在江南地区,而对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则关注不够。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状况,进而探讨移民对辽西社会发展与民族交融的影响,以期增补移民史、民族史的研究。

一、移民概况

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主要是自发性移入与军事掠夺性移入,亦有政权内部强制性移入的个别情况。

(一)自发性移入。主要是汉人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为求生存而主动迁入。西晋末年,中原离乱,而慕容廆控制的辽西地区较为宁谧,故中原流民数万家自发迁往。《晋书》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1]2806}。《通鉴》亦载“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2]3578}。廆按其原籍,设侨郡安之:“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1]2806}。从

侨郡的设置看,流民主要来源于冀、豫、青、并四州,慕容廆未给与辽西毗邻的幽州人设置政区,说明来自幽州的流民很少。中原流民迁入辽西的数量庞大,史载“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1]2823}。除中原外,辽东等郡亦有人口迁入。永嘉五年,鲜卑素连、木津二部连岁入寇辽东,杀掠士庶,士民归廆者甚众。建兴元年,据有乐浪、带方二郡的张统与高句丽的斗争失利,乃率其民千余家归廆。与中原相比,辽东等郡迁至辽西的人口较少,这与当地本就人少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投奔慕容廆的流民中含有诸多士家大族,他们大多带着宗族、乡里、部曲、佃客而来。如孟暉“帅其众数千家降于廆”^{[2]2676};黄泓“乃率宗族归廆”^{[1]2493};宋该与平原杜群、刘翔“帅诸流寓同归于廆”^{[2]2798}等等。中原士人的到来,对前燕政权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军事掠夺性移入。即通过战争方式将人口掳掠至辽西。前燕在与周边政权角逐的过程中曾多次掠夺其人口,为方便起见,现作表于下:

表 前燕掠夺周边政权人口至辽西情况

掠夺时间	掠夺对象	掠夺人数情况	文献出处
太康六年(285)	夫余	驱万余人而归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太安元年(302)	宇文	俘斩万余人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5页
永嘉五年(311)	鲜卑素连、木津部	徙之棘城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5页
太兴二年(319)	宇文	尽俘其众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7页
太兴二年(319)	高句丽	俘其众千余家	《资治通鉴》卷91《晋纪十三》第2874页
永昌元年(322)	段部	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第2910页
太宁三年(325)	宇文	徙其人数万户以归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8页
咸康三年(337)	段部	尽俘其众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7页
咸康四年(338)	段部	掠五千余户而归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咸康四年(338)	后赵	斩获三万余级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 [收稿日期]2018-05-17

[作者简介]陈鹏(1994-),男,辽宁辽阳人,渤海大学历史系2016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研究。

掠夺时间	掠夺对象	掠夺人数情况	文献出处
咸康四年(338)	段部	拥段辽及其部众以归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咸康五年(339)	后赵	掠千余户以归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18页
咸康六年(340)	后赵	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1页
咸康八年(342)	高句丽	掠男女五万余口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建元元年(343)	宇文	尽俘其众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建元元年(343)	宇文	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
永和二年(346)	夫余	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6页
永和六年(350)	代郡	徙代郡人于凡城而还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32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口被掠至辽西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慕容廆、慕容皝两代,其掳掠对象主要是宇文、段氏、夫余、高句丽、后赵,此外亦有一些其他鲜卑部落。以上失去人口的一方皆有掳掠汉人或汉人主动归附的情况,如段氏在永嘉初就“所统胡晋可三万余家”^{[1]1712},因此,前燕掠夺来的人口中含有相当多的汉人。虽然太康六年掠夺夫余万余人时,前燕的根据地尚在辽东北,但随着慕容廆入居辽西,这部分掠夺来的人口必随其迁入辽西。前燕将这些人口大多迁至都城附近,以加强被掠夺人的控制。另有迁往昌黎、凡城等个别情况,应是出于加强对重要城池防御的考虑。前燕掳掠至辽西的人口,有数量可考者即有近60万之众,这不仅使前燕获得充足的兵丁、劳动力、赋税等资源,而且对失去人口的一方造成了沉重打击,为其日后逐鹿中原奠定了基础。

(三) 强制性移入。主要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人口迁徙。慕容廆死后,前燕引发嗣位冲突。皝弟慕容仁割据辽东,并得到辽东大姓的支持。皝平仁后,将辽东大姓强制迁往辽西棘城加以控制。

永和五年,慕容俊嗣位。翌年,前燕迁都蓟城,之后迁都邺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辽西成为前燕的后方基地,除某些特殊情况外,已成了人口输出地,人口移入辽西已告一段落。

二、移民与社会发展

人口大量迁入辽西,对当地的城镇建设、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 城镇建设的发展。自东汉以来,乌桓、鲜卑先后入居辽西,致使辽西诸多建制被省并。至西晋前期,辽西属昌黎郡管辖,郡下仅辖昌黎、宾徒二县,户九百^{[1]427}。可见,辽西地旷人稀,城镇建设较为落后。永嘉之乱后,人口迁入辽西的数量与日俱增,出于管理与安置民众的需要,势必要建立更多的城镇。因此,慕容廆父子新设置了许多县或城。这一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县或城,即有棘城、和阳、武次、西乐、龙城、兴集、宁集、兴平、育黎、吴县等三十余城。石季龙进攻慕容皝时,“郡县诸部叛应季龙者三十六城”^{[1]2818},说明了此时辽西城镇数量已较为丰富,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龙城是前燕的都城,在前燕城镇中最有代表性,从“户垂十万,狭凑都城”^{[1]2824}的记载看,龙城在当时无疑是“大都市”的代表。

(二) 经济的发展。如上所述,辽西自东汉以来,先后由乌桓、鲜卑掌控。而乌桓与鲜卑的经济形态主要以游牧为主,虽从事农业生产,但仅是粗放型农业,与传统汉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相差甚远。正如《魏书》所载:乌桓“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3]834}。而鲜卑的经济形态与乌桓相似,慕容部在莫护跋时代迁入辽西后,仍以畜牧、狩猎为生。因此,辽西此时的农业发展较为落后。直至慕容廆定都棘城,乃“教以农桑”,发展农业经济。然而受劳动力、农耕技术的制约,农业发展水平有限。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的大量迁入,打破这一限制。他们大都躬耕于野,从事农业生产,传播先进的农耕技术。除汉人外,被掠至辽西的各族人口亦从事农业生产。如朝阳北票喇嘛洞墓地居民的经济形态即以农业为主,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该墓的族属基本就是前燕掠至辽西的夫余人^{[4]44-51}。人口的激增,需要更多的粮食供给,对外扩张亦需要充足的物质保障。因此,前燕统治者以农为本。慕容廆常言“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1]2808},并将其重农思想写入《家令》以警示后人。慕容皝进一步“躬巡郡县,劝课农桑”^{[1]2822},并将其苑囿改为农田给予流人耕种。最终,辽西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广袤的土地得到有效开发。农业的发展又必定带动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为前燕逐鹿中原的物质保障。

(三) 文化的发展。汉人的到来,将儒学传入辽西。特别是中原士人出仕前燕,为其构建魏晋封建体制,使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在治理国家上具有独特作用。因此,前燕统治者推崇儒学,重视教育。慕容廆将“儒学该通的”平原刘赞“引为东庠祭酒”,让慕容皝与宗室子弟到东庠学习,在“览政之暇,亲临听之”^{[1]2806}。经其提倡,“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1]2806},儒学文化很快传播开来。慕容皝由于从小受儒学熏陶,更加重视儒学教育。其不但“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1]2826},而且“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1]2826}。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办法,对于鼓励学习儒家文化又起了推动作用。慕容皝更是成为了儒学的传播者,史载“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1]2826}。慕容氏上层贵族大都拥有较高的儒学造

诣 如慕容翰“爱儒学”^{[1]2827}、慕容俊“博观图书”^{[1]2837}、慕容恪“每所言及,辄经纶世务”^{[1]2858}等等,以上皆说明了辽西地区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发展。

三、移民与民族交融

人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主动迁徙,亦或是被迫迁徙,都会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时期,不同民族汇集辽西,错居杂处,共同演奏了民族交流与融合的交响曲。

慕容鲜卑汉化。汉人大量迁入辽西,加速了慕容鲜卑的汉化进程,如上述慕容氏推崇儒学,重视教育。此外,这一时期辽西出现了佛教。永和元年,慕容皝派人筑龙翔佛寺于龙山(今朝阳凤凰山),此为见于史籍记载的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寺。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虽为外来宗教,但经过多次改造已被汉化,辽西佛教当由中原土庶一并传入。因此,慕容氏接受佛教,当是汉化的表现。汉文化对慕容鲜卑的影响,在慕容鲜卑墓葬中有更加直观的体现。目前,辽西地区所发现的前燕鲜卑墓葬主要有:朝阳北票房身村墓^{[5]24-25}、朝阳北票大板营子墓^{[6]92-96}、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7]19-32}、朝阳田草沟墓^{[8]33-41}、朝阳三合成墓^{[9]42-48}等,以上墓葬的随葬器物中均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汉文化因素。如房身村 M3、大板营子 M2 发现五铢钱等随葬品,不仅说明慕容鲜卑在货币方面受汉文化影响,而且表明汉人瘞钱的葬俗亦被慕容鲜卑接受。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发现的铁甲冑、漆器、丝织品等随葬品以及木棺采用的榫卯、银锭扣等制作技术,皆显系来自汉文化。田草沟墓发现一件双龙双凤纹牌饰,三合成墓的铜鎏金篆刻鞍桥包片中亦饰有龙凤等图案,这种龙凤图案是典型的汉文化因子。

汉人鲜卑化。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鲜卑文化对汉人亦颇有影响。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是前燕汉人墓葬的典型代表,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辽东大姓的遗存^{[10]41-48}。该墓发现一件双耳镂空圈足釜^{[11]29-45},据研究,这种釜是鲜卑文化特有的典型遗物^{[12]26-33}。又如马具是极具鲜卑特色的器物之一,该墓亦发现一套较为完整的马具。这种鲜卑式马具不仅影响辽西本地,而且对高句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中原地区均

产生重要影响。以上器物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人物质生活中的鲜卑因素。

当然,前燕辽西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因而绝不仅是慕容鲜卑与汉人间的交流互动,被掠来的各族人口亦参与其中。如房身村墓发现的嵌石金指环,常见于匈奴文化当中,而宇文鲜卑的族源来自匈奴,这当是宇文部与慕容部相融合的例证。又如喇嘛洞墓地为夫余人的遗存,该墓出土的器物既有汉文化因素,又存在鲜卑文化因素,正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轨迹的体现。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数量庞大,这其中既有自发迁入,亦有被迫迁入,客观上促进了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同时各民族错居杂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使辽西成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场域。应注意到,各族文化虽是相互影响,但汉化实则占据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文化渐趋认同,而文化上的认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朱泓,曾雯,张全超,陈山,周慧.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属问题的生物考古学考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
- [5]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J].考古,2007(1).
- [6]武家昌.辽宁北票市大板营子鲜卑墓的清理[J].考古,2003(5).
- [7]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发掘简报[J].文物,1997(11):19-32.
- [8]王成生,万欣,张洪波.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考古,1997(11).
- [9]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J].文物,1997(11).
- [10]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J].文物,2002(9).
- [11]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J].文物,1984(6).
- [12]尚晓波.大凌河流域鲜卑文化双耳镂空圈足釜及相关问题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6(1).

On the Migration and Ethnic Mixture of Qianyan and Liaoxi in the 16 Countries

CHEN Peng

(School of History,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ixteenth National War, the central plains war continued and the society was in turmoil. Population migration was frequen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ern Liaoning controlled by Qianyan, a large number of Zhongyuan migrants spontaneously relocated. In addition, Qian Yan continued to expand outwards and plundered the popul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egimes. In the end, the population was brought together in different ways by different migrations in western Liaoning, which promot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thnic blending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Sixteen countries; Qian Yan; Western Liaoning; immigration; ethnic

[责任编辑:田丽华]